

《緣故地》

第一章、術

明治四十二年，舊曆己酉年冬天，一個接近滿圓的月夜。¹

劉乾出現在劉賜窗前時，劉賜嚇了一跳。劉賜先是察覺某個物件細微而規律的叩響。他放下手中做到一半的竹椅，托起油燈往聲響來源，那扇朝上掀開的黃紙窗邊查探。發現劉乾就蹲在那裡，身著白衫青褲與對襟短襖，肩掛黑色包袱，手裡抓握一截柴枝，仰著臉看他。

劉乾將手指頭擱在嘴唇邊，示意他不要說話，半張臉貼近窗口，仔細巡看屋內每個角落。那提防的模樣，令劉賜也稍感不安起來。劉賜這幾年都自己一個人在竹林地附近的土角工屋居住，沒待自家三合院祖厝跟親族一起，這點劉乾也知道。過往兩人一起走動，劉乾會告訴劉賜某個地方的氣不好，讓他避開。這一次，劉賜亦不免懷疑劉乾是不是看到什麼或感應到什麼了？不過他自己整晚就待在這屋裡，並沒有發生什麼怪事。若要說有，住對面山頭的劉乾，夜晚時突然出現在這裡，才真的是怪事。

沙連堡南方群山環拱，山谷間溪流奔竄，他們就住在其中兩座山頭。劉賜住在筭仔林庄的鹿仔坑，劉乾則住在鹿仔坑東面山坪上羌仔寮庄的新寮街。鹿仔坑和新寮街，兩地間隔著東埔蚋溪水脈和一些沒有名字的溪澗細流。東埔蚋溪出山谷後，又流入北邊的濁水溪。兩地往來，不管是東西向直切山溝，還是往北下山至平地繞道，都必須過溪。夜路並不好走。²

是因為差不多快到往年相約見面的日子嗎？

劉賜一邊想著，一邊開門讓劉乾進來。

劉乾身上沾染了多處泥汙，腦後髮辮凌亂，還黏著幾縷蜘蛛絲，那也不像他過去所知曉注重儀態的劉乾。如果不是和劉乾目光對上時熟識的感受，他真會懷疑眼前的劉乾是鬼怪冒充的。

「乾仔，你這是怎麼了？」劉賜將油燈放回桌上，忍不住伸手幫劉乾撥掉頭髮上的蜘蛛絲。

劉乾似無知覺，只專注將門輕輕關闔，扣上門門。再回過頭來，雙手合十，面著他說：「阿賜，抱歉，我最近惹上一些麻煩。」

雖然說是「麻煩」，但劉乾神情平穩，看起來並不慌張。

劉賜問：「是什麼樣的麻煩？」

「我們那邊的派出所有個巡查補叫劉萬寶，他懷疑我跟人賭博，本來就想抓我。我原想閃避他一陣子，應該就沒事，卻又有人誣賴我偷錢，使那劉萬寶更加四處找我。我在溪邊岩窟躲了幾天，出外找吃的時候，看見劉萬寶也在那附近

¹ 明治四十二年：一九〇九年。

² 筭仔林庄：今南投縣竹山鎮境內，亦作筍仔林。羌仔寮庄：今南投縣鹿谷鄉境內。

巡繞。不得已，只好過溪來投靠你。我知道你阿爸是保正，我來找你，你可能會很為難，但我實在躲到沒地方躲。收留一夜也好……當然你若不願意，你說出來，我不會怪你。」

「我聽說巡查補如果不是遇到現行犯，或是有日本巡查的命令，是不能隨便抓人的。他有看到你什麼嗎？」

巡查補職權的限制，劉賜是從阿爸那裡聽來。日本巡查一方面需要巡查補分擔工作，另一方面似乎又很怕讓巡查補單獨執行勤務，所以有些行事上的規範。阿爸曾開玩笑說：可能是怕臺灣人巡查補若去逮捕日本人，場面會不好看吧。

「那天我經過一處工寮，看見許多人聚集一起。原先只是想問他們要不要卜卦算命，所以湊過去看。沒想到他們剛好在開賭局撚骰仔。」

「現在不比以前，不能隨便圍在一起，也不要亂看比較好。看到別人賭博更要趕緊走啊！」

「是啊，我就是不小心看了太久。那個劉萬寶自當上巡查補，就很熱衷查緝，喜歡跑在巡查前面盤查人。那天他不知收到什麼風聲，巡至工寮來。眾人見到他，隨即都散了，我也跟著跑。我不知道劉萬寶當時有沒有抓到人，只聽說後來他四處問我的行蹤。幸好有幾個善心人幫我掩蓋，今日才有辦法還在外面走動。」

「你這幾天應該都沒吃好睡好，肚子可會餓？」

「不會太餓。」

「那就是餓了嘛。我這裡還有一點冷飯，配筍干吃好嗎？筍干沒跟肉汁一起煮，素的，你可以放心吃。」

「好啊，多謝你。」

「別客氣。先把包袱放下來，坐一下。」

劉賜打開菜櫥，掀開菜罩、飯蓋，準備一些吃的給劉乾。心裡知道，他還沒開口跟劉乾說要不要收留他，或許劉乾也在等他一句話。

其實認識這麼久的朋友了，超過十年的交情，他怎麼可能不幫忙。然而心思卻有些飄渺，總想到遠處，以致要劉乾放心留下的話語，沒辦法果斷說出來。

「你在做椅仔？」劉乾坐入桌邊的椅條，目光看向地上劉賜剛做出枝骨的竹椅。

未完成的竹椅旁，有矮凳、燃著炭火的烘爐，散放的刀具、木槌、文公尺，與用火烘過的竹管、竹片。

「剛好積了一些寸尺適合的竹材，就拿來做做看。你看，那幾支竹管的粗細都差不多，可以接成椅背。做好我想放在門口的樹下坐。」劉賜雙手圍出大圈，比劃著竹椅完成時，可以擱放手臂，頸背亦能向後仰的模樣。

「聽起來很舒適。」

「你來了，我多做一個。」劉賜無意間說出帶有暗示，將要收留劉乾的話語。說了才想：這樣講確實是有那個意思。

劉乾淺淺一笑，沒應聲，未順那話勢追認，伸手接過劉賜遞給他的碗筷。

「不過可能要再等下一回整理竹林，除了眼前這些，上一次剩下的我都賣

掉了。」劉賜說。

劉乾吃完，向劉賜借剃刀、立鏡，就著油燈，刮去唇上冒出的些許短鬚。劉賜到屋外端了半面桶水進來，讓劉乾擦臉、梳髮、洗腳手。水是從外面的水缸取來，夜裡凍得十分冰涼。劉賜怕劉乾會冷，將烘爐挪到劉乾腳邊放，隨後拿出一套自己的乾淨衣褲讓劉乾換上。

睡前，劉賜敲檢出烘爐裡未燒盡的木炭，將剩餘的炭火澆水滅去。回頭關上窗戶，兩人爬進眠床上的青色蚊帳裡一起睡。

劉賜將竹枕讓給劉乾，自己另外摺了一件棉襖當枕頭。冬天的蚊蟲雖然比較少，劉賜還是習慣都掛著蚊帳睡覺。就是這樣薄薄的遮掩，遂有了另一境界的感覺。現在劉乾進到這裡面，與他蓋同一條被子，臂膀相碰，劉賜慣習的孤絕被晃動了一下。

劉乾說：「若我能看到劉萬寶的八字，說不定就能知道我為何犯到他了。」

「這是看得出來的嗎？」

「嗯，凡事都有它的緣故，只是人可以看見的線索有限，不一定都能全盤瞭解。有時是自己的問題，有時是別人的問題，也可能兩個人都沒有問題，碰到才出事。」

「你說的那個巡查補……跟我們庄的劉萬池，名字聽起來好像兄弟一樣。你不是曾幫劉萬池治病？會不會是那個劉萬池的親戚？若是，應當可以拜託一下。還是我去幫你探聽看看？」

「你講的，我也想過。不過名字相似的人很多，如果問了結果不是，關係沒講成，反而洩漏行蹤。而且親戚之間也有關係不好的，不一定有用。」

「也對，那還是不要去問比較好。說起來，我們會認識，也是因為你那時來我們庄幫劉萬池治病。如果當初神明沒有指示，來的人不知道會是誰？我也不一定會想要跟他認識。人的命運真奇怪，如果有一件事沒發生，就會影響到後面的另一件事，好像可能有另一個我，走著完全不同的命途。」

「我想，那是神明也要我們認識，不管如何我們都會認識的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本來平躺的劉賜側過身，將臉面向劉乾。在燈滅去的黑暗裡，只有些微月光從窗紙、從屋牆的隙縫透進來。劉賜無法看清劉乾的表情，只知他眼睛仍是張開的，泛著光彩。

「我以前一直沒說，不想影響你。但那時來幫人治病，我就感應到了，你跟我有很深的緣分，從前世就有的。」

「那我前世是誰？你又是誰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你這樣很像江湖騙仙。」

「要騙你的話，隨便說兩個古早人物，編一套關係就好。你也沒辦法知道真假，不是嗎？」

「你這麼說也是啦。」

「所以我才一直沒講。謊話還是真話，即使親身經歷，也不一定能夠看出其中因由。不過是看你信不信而已。」

「我沒有不信你。只是好奇，如果我們有這樣的因緣，以後又會怎麼樣？」

「其實你不用特別去想。我們都認識這麼久，經歷了不少事，也沒怎麼樣。」

「你現在才跟我說，我一時覺得好像是現在才開始的事。」

「今後當然不是說絕對不會改變，各人也有各人的造化嘛。說不定我現在跟你說這個，正種下了一個因。」

「聽起來有一點嚇人。」

「若我感應到有什麼災劫，會跟你說的。」

「那就萬事拜託。」

劉賜本想說：但是你連巡查補會來盤查都沒有警覺了。轉念又想，乾仔至今也沒被抓到不是嗎？他這幾天遭逢劫厄，夠艱苦了，還是不要再這樣反駁，弄得彼此不爽快。

話說自己到底信不信劉乾，也不是能夠明確說出答案的。他有時覺得信，有時又覺得不信。

他和劉乾認識是在戊戌年大水災之後不久的事。當時他十八歲，才剛經歷一場可怕的風颶，以及天災所帶來的恐慌。³

那次風颶，是比往昔記憶中所曾遭遇，更加猛烈的暴雨。他和家人關緊門窗，加掛遮雨的竹簾、木板，守在不同房間，將低處的雜物、箱櫃用椅條、桌凳以各種技巧往上疊。隨時要去堵、去接噴洩進屋裡的雨水。家裡的米糧、薪柴吃了水，灶火升不起來，無法煮食，便以剩下的糕粿止饑。

他還記得阿母說「這種雨勢又下這樣久，會出事」，那猶如卜師預言的神情。他偷偷掀開一點窗縫看出去，視線裡盡是流動的土黃色泥水，原本應該有的路徑、竹棚、圍籬、飼養的雞豬都消失不見。阿爸欲出去巡視，救點什麼回來，讓阿母阻止。

「人若被沖走，連性命都無。」

等他們能走出家門，才知道有認識的人失蹤，有屋舍被土石掩埋，有來不及搶收的作物全毀，土田變石頭田。後來聽說同樣那段時間，西邊內山下雨下到積成大潭，潭水最後崩潰，混合土石往下衝落濁水溪。濁水溪下游如織網展開的水路向北改道偏移，北岸許多田地屋舍泡在水裡，積水久久未退，好幾個地方甚至因此散庄、廢庄。

庄人傳言，雖然濁水溪北岸的人也有拜溪王，設石敢當，但南岸有人請了厲害的法師，下符施咒讓大水往北邊淹，所以南岸雖然也淹水，情況卻沒有北岸嚴重。這傳言也不知真假，但大家對咒術確實是很敬畏。大水災加上連續幾年日軍和民軍斷斷續續的交戰、鬥法，他們被或近或遠的恐怖故事包圍，庄裡瀰漫著末世即將到來的想法。其中一派認為，現在人越生越多，神明處理不了這麼多業障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施一個大災劫，一次收走很多人。正因如此，許多人都想，

³ 戊戌年：此處指一八九八年。

要是自己能特別受神恩眷顧，或是有法力咒術護身就好了，否則肉身凡胎怎麼抵擋得了如此大的災劫？

劉賜自己有時也這樣想，想當少數被原諒、被拯救的人。但又想，別人都死了，只有自己活著也沒什麼意思。與其費心求仙求道，不如乾脆來死。只是不知道入了陰司，會不會被打入地獄受苦？肉體都亡，魂魄還在疼痛，那樣就並不乾脆。

他那陣子特別空虛煩悶，什麼事都不想做，時不時腦中就浮現庄頭毀滅，屍橫遍野，各種完好被損害的模樣。而同庄的劉萬池正是在這些傳言和末世氣氛下生的病。

劉萬池年輕體壯，某日從竹林工作回來，就失魂落魄，不會認人。開口說話，說的也是沒人能聽懂的話。劉萬池的家人試過一些辦法，未能見效。求問神明，神明指示要出庄去找，東方有貴人。有人就介紹新寮街的劉乾過來他們庄。

聽到有懂念咒治病的人要來庄裡，劉賜相當期待，特別跑到劉萬池家所在的茄那腳聚落，想看他們請的是什麼樣的法師。

劉乾和劉賜過去所看過擅長道術的人有些不同。劉乾沒戴道冠、沒纏法巾，也沒擺弄一些花俏的小戲。他穿著黑色斜襟長衫，髮辮梳得齊整水亮，乍看倒像出入文社的書生。但若要說劉乾是修道習佛之人，也不會覺得他不是。

劉乾從草徑上跟著帶路的庄人走來時，劉賜就從圍聚的人群裡注意到他。劉乾五官的輪廓很深，有著人說「重巡」的雙眼皮，兩眼清明有神，然而他的表情卻彷彿想跟那深刻作對一般，並不洩漏太多情感。笑是微微的笑，溫和也只是不冒犯人的溫和，軀殼內底好像是空的，沒有更多的欲望跟打算，那就給了劉賜「這個人確實有在修行」的感覺。在劉賜的想像裡，修行者總是體現著某種節制。

而後劉乾進到屋裡，開始施術念咒，像變了一個人。篤定的神情，明快俐落的指訣手印，用火化掉的飛符，都使那張臉燒熱起來。有種不容質疑，要將在全場所有人都收服進去的強硬氣魄。在這麼短的時間裡，忽冷忽熱，幾乎完全相反的兩張臉。劉賜並未因此失望，反而在劉乾身上極端的落差之中，得到猶如身歷幻境，和現實分開的感受。劉乾所持誦的咒文，劉賜大都聽不懂，偶然意會幾個離落的字詞，旋即又被更多無法分辨的聲音沖散。他仍在劉乾的聲腔中感覺到有什麼湧向自己胸坎，就這樣竄了進去。分明他不是那個受術的人。

起初，劉乾的施術讓劉萬池更瘋。劉萬池本來還算安靜，忽然開始亂扯頭髮，來回踱步，一下子急促吐氣、一下子喝喊怪異的言語，非常憤怒狂躁。庄民們幾次準備進去制住他，怕他傷人，卻也沒真發生什麼。劉乾每天在特定的時辰念咒為劉萬池治病，持續了幾天。劉萬池身上令人感到詭異陌生的部分逐漸消失，心性安定的時間轉長，開始講回原本大家聽得懂的話，要水喝、要吃飯，為人所熟悉的劉萬池就回來了。

劉乾沒有幫忙治病的時候，會獨自一人在庄路上走。劉賜跟他照面過幾次，也就是點點頭，不好意思跟他搭話。直到有一天，那時劉萬池的病幾乎全好了，他又遇到劉乾。他心想劉乾差不多要離開這裡，有些悵然，庄裡的日子又將少了

靈聖的氣息。劉乾忽然叫住他，問他是不是心裡有事？

他一怔，反問：「誰心裡沒有事？」

「不過你特別不安定，我看見你被一棵大樹吞進去。」

劉乾說的話嚇住他。他真的曾被一棵大樹吞進去。

小時候，有一次他跟著阿爸、阿兄一起進到竹林裡要伐一些嫩竹，好賣給紙寮的人做紙。當他們做完平常熟悉的地帶，準備往竹林更深的地方走去，四周起了茫霧。阿爸提醒他們跟好，一個跟一個。他小心盯著阿兄的腳，也一直有一雙腳在他前面。後來霧變得更加濃密，阿兄的形影幾乎要完全消失。他一急，連忙將手伸出，試圖抓住阿兄的手。抓到的時候就知道不對了，這好像不是阿兄的手。手的主人回過頭來看，也很驚訝。他仍記得那個人驚訝的樣子，卻怎麼也想不起來那個人的長相。奇怪的是，那個人沒有放開手，就讓他繼續牽著，同時也牽住了他。他不知自己怎麼了，竟乖乖跟著走，沒喊阿爸、阿兄。

所有的一切回想起來都不合常情，但在當下卻又覺得是極其自然的舉動。聽說中了迷魂術的人也會這樣，但他想不出自己是在何時可能被施了術。當他走不動，那個人將他揹起，他發現對方也並沒有比自己高多少，就跟阿兄差不多，可能是這樣才認錯人。不過那個人相當有力氣，腳步穩妥，就這樣一路揹著他下坡，涉過溪水又上坡，雙腿都不會疲累似的。不知過了多久，最後把他帶到一棵大樹下，將他安置在樹洞裡。那樹洞的大小剛好能將他包住。附近沒有看見竹林，只有許多粗壯的樹，而且冷，彷彿有冰霜爬在臉上。他身軀不停發顫。那個人離開一陣子，回來時拿了許多雜草鋪蓋在他身上，塞滿他跟樹洞之間僅剩的空隙，並餵他吃一些小小的，嚐起來酸酸甜甜的黑色果實，讓他乾燥的唇舌濕潤起來，接著又餵他吃一些好像還在動的東西。那些東西攀在他舌面跳，他捲動舌頭吐不出去，只好用力咬，咬碎了就不覺得它們會動。那個人將東西塞進他嘴裡的速度很快，他也就必須咬磨得更快，淡淡的泥臭味，沾到土沙的觸感，時而薄脆、時而綿軟的口感交互在舌齒間。吞下許多之後，肚腹感到飽足，身體也不覺得冷了。

當霧漸漸變薄，他終於看見那個人餵他吃的東西，是從腰間的細網袋裡掏出來，認出自己吃的是一隻一隻的草螟仔、杜蚓仔，和一些不知名的蟲子。他抗拒著不想再吃，卻全身無法動彈，像是從來就沒有手、沒有腳。那時候才意識到，從那個人把他塞進樹洞開始，他唯一在動的就只有自己的嘴，可是這嘴也只能吃，無法說話表達意見。有很長一段時間，他不知道是多久，他都只是順從配合那個人。直到他聽見連續幾聲震撼心神的槍響，四肢突然清醒過來，變得能動。他伸手要去摸那個人的臉，那個他明明意識到卻一直無法看清楚的臉。那個人敏捷往旁邊閃開，竄進樹林深處。他什麼也沒能碰觸到。

他被人發現，是三天後的事。經過了三天，也是別人告訴他的。原來他已被帶到另一座山頭去，兩個腦丁在工作時發現他，將他揹下山。那時還是清朝，阿爸也是做保正，認識的人面廣，附近幾個庄頭都知道他失蹤的消息，問他叫什麼名字、住在哪裡？確認身分後，很快就將他送回去，領了賞金。當他提起這幾日的遭遇，大家都說他是被魔神仔牽走了，有回來就好。可他總覺得不是，感覺

自己面對的就是一個人。他亦不覺得自己受到拐騙，認為那個人是在幫助自己。

阿母用淨符水幫他洗身去邪，說：「你背上好像長了新的痣，就在心窩的正後方。」他一聽有些驚惶，因他看不見自己的背，所以無法知道是阿母錯看了，還是他的身體真有什麼改變，這改變又跟那件事有沒有關係？

他每回想起這件事，心裡總有些異樣的感受，家裡人交代他要警覺，不可再發生的，他卻卡在那些永遠都無法弄清楚的缺口，甚至因為記憶的日漸模糊而感到悲傷。有一次，他忍不住抓了草螟仔蹲在樹下準備生吃，以為這樣能讓他再回到當時的感覺，修復失去的輪廓。草螟仔剛塞進嘴裡又後悔，連忙用手撥出來，怕庄裡有人看見他吃，再傳出去不知會被說成什麼樣。雖然也有人會煮蟲來吃或抓蟲浸酒，可他知道自己是失蹤過的人，那一點舉動就足以形成歪曲的聯想。

當劉乾說他被一棵大樹吞進去，他非常害怕劉乾也看見他吃草螟仔、杜蚓仔的情景。劉乾的術力令他著迷，讓他覺得去碰觸命運的神祕是有可能的。然而他又希望劉乾不要太過厲害，怕劉乾真能完全將他看透。

劉乾像會讀心術般，對他說：「你不要怕，除了那棵樹，我無法看得更多、更清楚。」

劉乾問他屬什麼？

他答：「長長的那個。」習慣不說出那個字，怕把牠召喚過來。

「我屬兔，大你兩歲。」劉乾沉默了一會兒又說：「我們同姓，像兄弟一樣，感覺特別親。」

他不太懂劉乾所說的親，這個庄有很多姓劉的，難道劉乾也覺得與他們親？但被說感覺親，還是高興。他跟劉乾變成朋友。他叫劉乾「乾仔」。他很少稱呼剛認識的人「仔」，那需要足夠的親密，可劉乾說他們是親的，他也就覺得可以那樣叫劉乾。劉乾卻叫他「阿賜」，沒有加上「仔」音在字尾。他一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，但也不好再改口了。

劉乾回新寮後，劉賜若往新寮街辦事，就會去找劉乾。劉乾如果過溪來幫人治病，也會找劉賜。每年冬尾祭熱鬧時，他們相約去山腳下江西林庄東埔蚋聚落的國聖爺廟拜拜，看人比卜聖杯決定爐主。他喜歡看酬神戲，劉乾喜歡聽廟裡請來的道士念咒。這間廟在求穀、祈雨、治病，以及驅除瘟疫、蟲害等方面很有名，有需要的人就會跟廟方買相關的雕版護符。祈雨、驅蟲的符買回去可以黏於青竹管安插田邊，去瘟的可以貼在養豬養雞的圍欄。劉賜也非常習慣生活中要有這些護符，才有一種鎮住災邪的安心感。無田無畜的劉乾也會買各種護符，說是要研究對方畫符令的手路。如此一年一、兩次甚至超過，見了面就待在一起一整天，聽對方講述近況，也在這樣的交談中，逐漸相熟。雖然劉賜心中仍有不希望任何人知道的部分，可是在那之外，他們能夠聊得很深，就覺也算得上知己。

戊戌大水災那年是狗年，現在是雞年年尾，轉眼就又要到狗年，十二生肖快滿一輪。如今他都要三十歲了，人世還沒毀滅，活著也仍是那樣，沒事的時候都好，有事亦往往不能怎麼樣。他因為阿爸當保正，且有家底，跟日子過得拖磨的人比起來，尚占了便宜。再要說心中有什麼空虛惆悵，不但惹人嫌，自己也要

厭惡自己，就習慣都藏好。

他跟劉乾相識的這十餘年，剛好也是阿爸替日本官廳當保正的十餘年。

日本警察帶著通譯來，集合各家家長，說是要選出這個庄的保正。讓他們照清朝時的編制，各甲先選出甲長，甲長之間再投票推選出一個保正。並說只要身世清白，沒有犯罪紀錄，在庄裡有名望能服眾，不識字或不會講日本話也沒有關係。於是識字不多，也不會講日本話的阿爸，仍被甲長們推舉出來當保正。

那時協助藏匿民軍的庄頭，被日軍燒殺清剿到倒庄的傳聞很多。許多人都怕自己的庄頭被說是民軍的同夥、巢穴，成為下一個倒庄的。可是民軍來庄裡徵稅也不敢不給，一來怕惹麻煩，二來也還是指望民軍能趕走日本軍警。一開始只是這樣，阿爸自認能繼續發揮過去敷衍說謊的本事，換取庄頭安寧。阿爸是這麼跟他說的：「與其讓別人胡亂指認我們，不如自己來確保庄裡的清白。」

然而漸漸就當不了雙面人。為了證明本庄都是良民，避免連坐受罰，就要認真幫日本人警覺匪情。民軍的消息越來越少聽到，日本警察反而越來越常上門吩咐事情。他們庄歸東埔蚋派出所監視管轄，那派出所就在他和劉乾會去的國聖爺廟附近，幸好不在本庄裡。但巡查真是會來查的，巡查要他們誠實，就有人因不誠實而被毆打。巡查要他們守規矩，也就有了誰因不守規矩而必須繳納罰金的事例。不知道從何時起，有些庄民會為了想證明自己的誠實，而去檢舉那些他所知道並不對巡查誠實的人，也有些庄民捏造事實，藉此報復跟自己有過節的人。

庄頭內，人跟人的利害關係逐漸改變，阿爸一開始想保護庄頭的理由也早就消失。阿爸沒有辭掉保正的工作，每隔兩年的重選，在官廳的核可下，也還是連任。三年前，阿爸獲頒一個刻有保正兩字的銀質徽章，那是少數他和阿爸都能認得的字，官廳說是執行職務時須佩帶在左臂上識別的。阿爸並不很捨得用，也怕弄丟，大部分時間收在盒子裡，說將來要傳給子孫看。明明官廳的通譯有提醒，將來若不當保正了，要移交。阿爸的工作越來越多，一下子鼓勵大家種牛痘，一下子又說要捕鼠防瘟疫，還要勸沒有工作的人去就業。拉著全家人一起分擔他眾多雜務，另又請一個識字、懂日本話的文書定期過來協助。那努力的樣子，簡直像怕無法再當保正，也要子孫將來還當保正。

做保正沒工錢，又要擔許多責任。雖然可以得到販賣阿片的特權，利潤很高，但他每幫忙阿爸去送別人訂的阿片煙膏，見吸阿片成癮的人反像是被阿片吸盡了精氣，心裡就有造惡業的憂懼。也曾經，阿爸提醒他千萬不可以去林圯埔街上看歸順典禮。之後，歸順的民軍都在典禮上死去，他才明白阿爸早就知道日本官廳的計畫。阿爸告訴他，這些人放回去可能又會反叛。以往就是這樣，不少人降了又叛，叛了又降。官廳為了抓這些人也死不少人，可能近期換了新總督，作風改變。你不要把我想得太壞，這次的計畫不是只有我知道，林圯埔喊得出名號的仕紳也都知情。他們還出席典禮，跟歸順的人一起拍了合影寫真才離席，心肝比鐵還硬。對他們來說，這些還在抵抗的人成不了氣候，卻又造成山區不平靜，影響到樟腦生意。這事大家都有默契，多少年了，不了斷不行，總不能一直這樣

下去……⁴

他聽阿爸說這些話的時候，分不清阿爸是替誰說話。替自己說話、替日本人說話，還是替那些仕紳說話？像這樣即使沒有親手害人，明明知道官廳的計畫卻什麼也沒說，真的可以嗎？因為阿爸掌握了跟官廳關係好的人才能知道的消息，總能趨吉避凶的自己，會不會只要活著，就是累積罪業？

劉乾曾說：「你阿爸這世人欠你。」這事確實。阿爸給了他許多有形、無形的東西，好的、壞的，全給了。

他說了多次不想接種牛痘，可阿爸說保正的家庭應該當表率，仍把他推出來讓眾人看，示範如何接種。自此他戶口登記簿上的種痘欄就有了接種紀錄，成了辨識他身分的一部分內容。那被什麼劃開缺口進入的痛覺，讓他想起幼時在樹洞裡的回憶，卻沒有受拯救的感受。他受不了這些事，不想再承受阿爸嘴裡的「進步」和「家庭」，才搬出來一個人居住。一個人待在屋裡，總可以忘記外面的世道如何改變。

現在劉乾來了，猶如一種投奔，外面的事還是像水一樣滲進來。他想幫劉乾，怕會連累阿爸，換作阿爸去害劉乾，那也不行。

這間工屋很接近西面山頭大坑庄的中心崙聚落，剛好在兩庄之間的交界地帶，而大坑庄歸頂林派出所管轄，因此兩庄庄界也是東埔蚋派出所和頂林派出所的轄區交界。早年他們先祖看這一帶竹林地多，想做靠近自己聚落這面的竹林地，原先也只搭了簡單的筍寮，隨著竹林地越做越大，才又搭建這間方便久住跟儲物的土角厝。這一帶家戶少又分散，彼此間並沒有近到一點風吹草動就會被注意的地步。加上庄界並不容易明確區分，巡查很少巡到這麼外圍來，若遇到盤查，想找個藉口也不難。況且，劉乾已經離開羌仔寮派出所的管區。

劉賜思想幾回，越發覺得劉乾來這裡很對。他是能把劉乾藏好，這也是他想做的。

「乾仔，睡著了嗎？」劉賜輕聲叫喚。

「還沒。」

劉乾很快回應，聲音聽起來非常清醒。

「我想過，你就先住下來。這附近還有一個我們家的筍寮，平常讓採筍短工睡的。這陣子我沒雇人，我阿爸也很少過來這裡。不過還是要小心，如果遇到有人問，你就說你是我新請的筍工。我每天都會帶吃的過去給你。有什麼需要用的，你也可以跟我說。」

「多謝你。」

隔天，劉賜安排劉乾住到他說的那間筍寮。那是在剛進入竹林的炭腳，用竹管、茅草搭起來的簡易寮棚，大約只能容一、兩人歇息，放挖筍工具跟剝筍殼、煮筍殺青的地方。附近山壁有泉水流下，劉賜利用幾條剖半的半圓形竹身接組成引水的渠道，將山泉水引到筍寮來，用水也是方便的。

「這附近都是我們家在做的竹林，外面的山路就算有人經過，也不會特別

⁴ 林圯埔街：今南投縣竹山鎮境內，亦有林圯埔、林圯埔等寫法。

繞進來。」劉賜說。

劉乾拾起角落一個削成茶杯的竹筒問：「這個，我可以在上面挖洞嗎？」

「可以啊。茶杯都是用多餘的竹材做的，還有好幾個。」

劉乾拿起旁邊的短刀，在竹筒上緣挖出兩個洞，分別穿過草繩。接著用衣袖擦拭乾淨竹筒，從包袱裡拿出幾張金紙塞進去，將竹筒懸掛在筍寮的主梁柱上。

對於劉乾逃亡的包袱裡竟然有金紙，劉賜感到有點吃驚，但並非不能理解，行走山中有時需用金銀紙平順一些看不見的事物。

劉乾又從包袱裡取出線香跟火柴，點燃兩炷清香，輕輕甩滅明火，一支自己拿著，另一支遞給劉賜。燒香味散開來。劉乾拿香對著竹筒低聲說了似乎是跟這裡的神靈打招呼的話，劉賜沒有聽清。

劉乾講完，雙手舉香敬拜。劉賜站在劉乾身後，很自然的也跟著拿香禮拜，拜完將燃香交給劉乾，讓劉乾一起插進竹筒裡。

竹筒上方香煙繚繞飛昇。劉賜空出的雙手，合掌再拜，突然覺得這間筍寮變得有些不一樣。

「除了吃的，你有什麼需要我帶的嗎？」

「能不能幫我多帶一些香燭、金紙跟火柴？我身上的差不多用完了。」

「好啊，沒問題。」

劉賜走的時候，看見劉乾雙腿交疊盤坐下來，眉目低垂，結了手印，開始念經。

劉賜想，劉乾在這裡，他是高興的。他相信，他跟劉乾都能平安度過這次考驗。

劉賜回到熱鬧的祖厝，跟家人打過招呼後，請文書幫忙在寄留者登記簿上替劉乾寫了假的本居地。這是他以前雇過的外地人筍工戶籍，已讓劉乾先背過。阿兄、阿嫂的兒女帶著鄰舍玩伴湧上來，拉住他一起玩。他跟孩子們追逐玩鬧了一陣，好不容易擺脫，欲離開，壯丁團的人又來了。阿兄是壯丁團裡領頭的，拉著他一起練武，又逗留許久，儘管他曾以一些藉口逃避加入壯丁團，至今也沒想要加入。阿兄說你身手好，不加入太可惜。他說現在壯丁團沒什麼需要打鬥的事，有沒有他實在沒差。

阿兄問：「你為什麼不回來家裡住？」

他說：「我想要顧筍仔。」

這不是阿兄第一次問他。每次再提，似在等他說出不一樣的答案或改變想法。

那一天，回到住的地方，劉賜繼續製作本來做到一半的竹椅。文公尺上面記有不同寸尺所屬的吉凶，他小心翼翼讓竹椅上下各邊量出來都是吉數。

完成的竹椅放在門口的大樹下。劉賜雙手擱在扶把上，身軀往後靠，試坐看看。因為舒服，他赤腳的雙腿岔開。生活裡有些改變所帶來的興奮，跟長久習慣的空虛交織在一起。他摸了摸自己的臉緣、頸脖，頭微微傾斜，對著山色林蔭，

一個人靜靜坐了許久。
夜就來臨了。